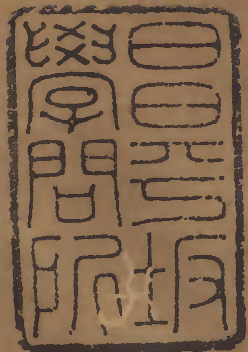


古文載道編 十八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號	一〇八函	二架	一四二冊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九號	一〇八函	二架	一四二冊
------	--	----	-------	------	----	------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九號	一〇八函	二架	一四二冊
------	--	----	-------	------	----	------



古文載道編卷之十八

淺草文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選評

愛業閩中

柳璿荆石

全校

雜著

明道先生行狀

程頤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適贈
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
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
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
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

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

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

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朞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

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曹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畱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畱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

古文事類彙編 卷十八
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
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
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
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
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粘飛鳥取
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
主簿折粘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
此再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
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
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

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
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
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
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
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
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
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
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
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
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

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
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
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
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
錢數百年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
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
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業
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
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
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

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
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
辦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
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
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
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名對之日從容咨
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
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
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
室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

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孫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

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

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

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

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岬並進晝夜
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
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
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
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需恩先
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
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
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可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
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
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

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
神宗皆不許旣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
擬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
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
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
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
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
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
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
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

邑用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

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做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士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

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反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

畱者十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政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

古文真寶後集卷之八
不足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

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

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
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
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
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
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
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
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
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巖急之時其待先生率
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
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

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
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有子一有三曰端懿蔡
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有女一有三適假承
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
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謹狀元豐八
年八月日弟頤狀

其敘述處詳悉無遺其描摹處氣象如見非明道無以
當斯狀非伊川不能狀其兄人文並美亘古爲昭

李延平先生行狀

朱熹

先生諱侗字愿中南劔州劔浦人父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先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旣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

古文事類彙編 卷之八 三十一
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
得已爲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邵武遇其門
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
以書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
日疾作遂卒于府治館舍時年七十有一隆興元年十月
十五日也汪公爲遣官護喪事躬視斂具周悉居數日
子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三人友直左修職郎
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
未仕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
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

講論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
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
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旣得其本則凡
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
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由是操存益固涵
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
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
得其懽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
與族媿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
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

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
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
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
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
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而
明講學始有力爾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
冰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
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
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

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
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稱
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
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
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
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
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
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
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
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

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
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
孟他經無不貫通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
情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
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
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
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必察
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
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于疑
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資

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
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
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
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蚤歲聞道卽棄場屋超然遠
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
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辨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
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辯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
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
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

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
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
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
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
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
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猷畝
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
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
喪斯文而先生沒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

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

道學統宗淵源授受故言之深切而著明延平先生於
茲不朽矣

正言堂

祭劉質夫文

程頤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文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茲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叙其哀

人才難得悼道無傳先生之文與宣聖同其一慟

祭李端伯文

程頤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
 從子與劉質夫為有力矣質夫於子為外兄弟同邑而居
 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
 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
 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難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為
 奠以叙其哀
 此與祭質夫同而悲道之心益切矣

卷之八 雜著 王宜堂

祭朱公揆文

程頤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
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
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
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
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
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
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
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今君
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

朋之情而已邛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
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及門繼逝吾道大孤哀傷之至真不能自己者非尋
常朋情之可比也

哀明道先生文

楊時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於官是月
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爲位慟哭於寢門而以
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歿千有餘
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楊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
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墻者蓋不
可一二數也况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
古諸子百氏之籍與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
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
世之任道者日夜億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爲勤矣然其支

離蔓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
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
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
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
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
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
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
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
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
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

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
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
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
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爲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
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歷
切全體而分割駕異端而並逐兮駢支較乎多岐亘千歲
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
茲兮萬世之師勸榛棘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
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鈎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
窺弛銜勒而弗厲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匪

予敢知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嘆道之難行
兮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關
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諒曲任而直推兮欲
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
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傍固誠之不可掩
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聖賢之生其身俱不得大用於當年而其道卒大傳於
後世蓋若左券也淳公得周子之秘而開正學之源當
時從之者衆而高足首推龜山故於其卒也見之真而
言之切亦如江漢秋陽之論一字不可移易

祭游定夫文

楊時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
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
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渺余獨存雖未卽死而頭童
齒豁煢然孤立而誰憐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
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叅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
而訃之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
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未伸重念南北相望
不得憑棺一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昔人於師友死生之際皆爲道而悲絕無一語及於私

情而情之所托益深令人不能卒讀

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熹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
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
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
冬風雪南山解袂楮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公
牧於南我遯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
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
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携我觀於時神理或僭是疾雖
微已足深念函遺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嘆吒歔歔時
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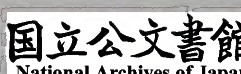
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
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
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
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
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
忠名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
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
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
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
詞以爲報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朱子好友惟敬夫伯恭二人真所謂金石臭味切劘無
間者然猶謂伯恭嘗失之多於敬夫則無可議此所以
有南軒云亾吾道益孤之感也讀斯篇猶如挹其綢繆
深至之情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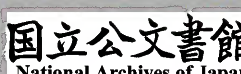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
 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
 奠于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
 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
 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
 與兄脗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
 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
 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
 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



古
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
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
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
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
傳之來喬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
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
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
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
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
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酌也惟兄憐而鑒

之尙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道義之交一旦幽明永隔言言真摯實難爲情滿紙悲
愴令人不能卒讀



祭呂伯恭著作文

朱熹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

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耻爲
介是則古之君子尙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肯以
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渟豈澄清
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于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
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
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
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
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
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尙
左圖而右書間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

瘳冀卒攄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
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
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
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沉痾之難除猶幸死期
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賤而
有約盡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懍訃車而偕至考
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
衰乃至此耶旣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
間尙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尙饗

良友云也邦國殄瘁感念疇昔無淚可揮讀朱子此文

而不酸鼻者其人必不友

祭汪尚書文

朱熹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姪宣
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於近故
端明殿學士尚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流而不
自以為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
為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為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
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
之涵渟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棄於諸侯實
天脫其羈馱迨壯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儻吾及曾墨突之
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汨東閩而西蜀亘萬里而周流騰茂

實而愈偉膺神聖之訪求既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
謂朝夕之疇咨卽進陪於廟謀何佞媚之狡夫獻功利之
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姦而聖絕事乃謬而不然吾何
爲乎茲列寧隱屏而就閒弭長驚之遐輒粵退司於閒館
遂適反乎丘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而
寄懷若與世乎無心衆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爲
有憂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
俾斯民之咸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慙遺忽堂
堂而逝去興殄瘁之悲詩熹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誨之
殊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者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鄙

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逃聞於計告悵失聲而未號
巾素車以卽路越閩嶺之崇高行踽踽而涼涼孰有如予
心之鬱陶踈陳詞而侑奠痛人師之難遭

衆徒嘆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爲有憂之深千古忠臣義
士惓惓君國之心一語拈出

祭鄭自明文

朱熹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衰
弱觀時俯仰狗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
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爲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
見秋天之一鷗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
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
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主所爲虛心而嘉
歎羣公所爲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爲喜幸而心開邪黨所
爲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爲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
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作者也夫何天命之不

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親逮土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一長而自足粵今茲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悃款實千載以爲期書適往而訃來噉然號其焉及哦殄瘁之悲詩坐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踈陳情於一酌詞與淚而俱揚嗚呼哀哉尙饗

妾婦從人俯仰狗勢依回澠忍之態真不堪自問矣讀此文想見子明之爲人凡爲士者宜各以返觀

祭晦菴朱先生文

黃 榦

吁嗟斯文有廢有興其廢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興也大經正而大誼明是其所關豈不甚重而夫子胡乃一疾而隕其生若昔孔孟迄于周程異世相望各以道鳴迨去古之益遠當異說之縱橫其精微之蘊旣不可得而見幸而托諸文字之間者亦且踵訛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夫子之繼作集累聖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襟懷洒然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而右繩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仰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資本高明而志道益遠性實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靜無間格

物以致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變遠而驗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性之所賦灑掃應對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入神既有自然之權度則窮經考古莫不炳然如日星謂中庸爲造道之闡奧謂大學爲入道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深得卜筮之旨黜小序以正詩而力辨雅鄭之聲探語孟之編而如對鄒魯之問答述周程之書而一新濂洛之典型至於星曆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蓋亦得之於天命而非學可能信本深而形鉅故末茂而聲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屢形於感

慨其臨政也仁民利物一本於哀矜立綱陳紀而不爲苟簡之計摧姦摘伏而不求姑息之名當就而就不事乎矯激可止而止力辭夫寵榮積者厚而施自遐身雖否而道則亨婆娑丘園湛若無營上以尋墜緒之茫茫下以警黷俗之冥冥諸老先生咸資於質正後學小子幸得於師承肆逃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騁雜霸之說者不容於抗衡傳聖統以繼絕學正人心而息邪說夫子之功大矣則一存一亡豈不有係於斯世之重輕嗚呼蒼天曾是莫聽曷不百年大命以傾榦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語諄諄情猶父兄春山朝榮秋堂夜清或執經於坐隅或散策於林坰

或談笑而春容或切至而叮嚀始受室於潭溪復問舍於
星亭庶依歸以終老指河山以爲盟胡睽離之未幾忽夢
奠乎兩楹奉疾革之貽書對使者而涕零亟奔走以來歸
乃歛賭乎丹旌悵此生之疇依魂欲絕而復醒念屬託之
至重豈綿力之能勝想音容而奉遺書敢不蚤夜以服膺
惟力策乎駑鈍庶無愧於英靈奠卮酒以陳辭尚有鑒於
微誠

朱門高弟先生首推追隨已久觀感實深故其敘述生
平形容道德真有嗟嘆之不已而涕泣之無從者泰山
其頽吾將安仰愴地呼天不啻如喪考妣矣

辭晦菴先生墓文

黃 榦

榦至愚極陋之人先生不鄙而收教之涵淹卯育於困窮
惇獨之餘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先生不以是爲有德
於榦榦亦不敢以是而歸德焉理義之淵微問學之精密
顏曾之於洙泗尹謝之於伊洛皆一世大賢也而後有聞
焉榦獨何人而在樞趨之列耶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
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
先生之學耳濡目染朝薰夕炙者三十年榦獨何人而獲
親道德之粹耶既示之以精微復開之以博大既廣之以
聞見復約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不進培而植之惟恐

不立榦獨何人而受此生成之賜耶空谷春遊虛堂夜坐
一行之乎一言之契未嘗不欣然以喜至於末年之付囑
將歿之叮嚀則戚戚然大義之乖微言之絕也榦獨何人
而當此期望之厚耶先生棄諸生二十有一年榦也不能
安貧自守而仰祿於州縣黽勉王事固不敢違先生之訓
然講習之功廢於朱墨持守之志奪於應酬歲月蹉跎而
老及之矣朝廷憫其衰病畀之祠廩而予之歸杜門省過
翻閱舊學而神識昏眊疾病支離追念初心涕零如雨何
先生愛遇之厚而榦之負先生乃至此耶師儒難於並世
歲月不可再得惟有抱終身之恨而已矣自今未死之日

尚當勉策疲駑不敢自怠居敬集義致知力行體之於身
以勉同志庶幾收桑榆涓埃之益尚可見先生於九泉之
下耳榦深願一拜先生之墓然後退而待盡數月以來痰
作於上氣痞於下恐一旦遂溘先朝露謹遣男輅告于墓
下惟先生其鑒之

勉齋之於朱子猶顏子之於孔子也誼雖師生情同父
子幽明懸殊年歲遠隔猶切切以不負教誨爲心必如
此方見弟道之盡亦必如此方見師道之良讀茲文當
與昔者孔子沒一節叅看

明道先生墓表

程頤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

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
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湮明
道之名亘萬世之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
月戊子書

承先聖之絕業覺萬世之羣蒙名稱其實與天地同其
悠久非先生吾誰與歸

